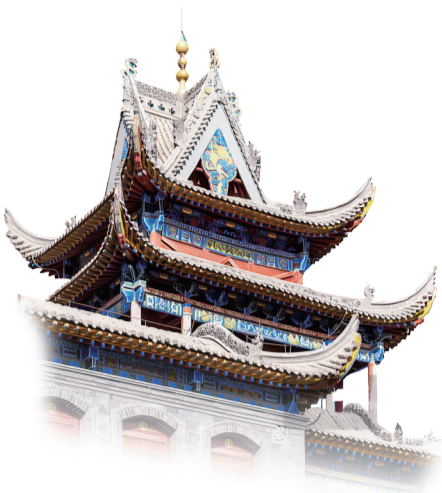


# 书香融烟火，相遇皆温柔 一间城市书房的五年坚守

本报记者 李尚

资料图片



4月23日，第31个世界读书日。春天恰是读书天，这几日，从图书馆到社区书屋，大大小小的阅读活动次第绽放。

西夏区悦庐城市书房也不例外。4月18日上午，“阅读进万家·书香漫西夏”活动在这里启幕。帐篷书房、跳蚤市场、流动阅读车……热闹之余，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间小小的城市书房，把阅读这件事安安静静地坚持了五年。

一间书房靠什么把阅读从“节日”变成“日常”？或许，在一间城市书房里能找到答案。

## 每年四月 书香如约而至

4月18日上午，悦庐城市书房南侧广场，没有冗长的致辞，芦花洲幼儿园孩子们的情景剧《种子与阳光的对话》拉开活动序幕。台下，家长们举着手机拍照，老人们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看得入神。

这是“阅读进万家·书香漫西夏”活动开展第五个年头。今年的内容比往年更加丰富：舞台上葫芦丝演奏《雀巢欢歌》、秦腔《金沙滩》、困山选段、大合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；舞台下，“帐篷书房·沉浸式讲读”里，志愿者正在分享《运动改造大脑》；“旧物闲集”跳蚤市场里，孩子们摆摊交换旧书；悦庐城市书房现场进行“旧书焕新·好书分享”；“小悦”流动阅读车停在路边，滚动播放全民阅读公益宣传片；滚铁环、踢毽子、套圈的空地上，笑声一阵接一阵。

“第一年来的时候，也是这样，让孩子和家长们演节目，分享阅读心得。”一位带着孩子连续参加活动三年的母亲告诉记者，“现在感觉像个节日，孩子提前好几天就开始收拾要拿去跳蚤市场交换的书。”

从一场简单的启动仪式，到一个集阅读、非遗、亲子、娱乐于一体的“阅读生活节”，五年的变化，藏在每一个细节里。而这活动，也渐渐成了周边居民心照不宣的一个约定：每年四月，书房门前，书香如约而至。

## 五年坚持 让书和人自然相遇

2019年，资深读者白生银因为自己的爱好，在西夏古城开了悦庐书店。与此同时，银川市因地制宜，打造适合不同区域、不同读者需求的城市书房。悦庐书店在2021年成为了银川市西夏区图书馆悦庐城市书房。从独立书店到公共阅读空间，他一直在琢磨同一个问题：怎么让书和人靠得更近？

“阅读推广不能靠‘一年一哆嗦’。”白生银说，“得把功夫下在平时。”五年来，“阅读进万家·书香漫西夏”从一年一场活动，变成了贯穿全年的系列推广。活动形式从最初的读书分享，逐步扩展到非遗体验、旧书交换、亲子共读、流动阅读车等。组织各类活动300多场，参与人数达到2万多人次。

白生银认为，基层阅读推广的关键在于“做渗透”。“不是一年搞一场大的活动，而是让阅读周周有、处处在。”“小悦”流动阅读车一年跑30多场，社区、校园、乡村，哪里人多就去哪里。”他举例说，跳蚤市场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延续书香，“帐篷书房·沉浸式讲读”让阅读变得可参与、有互动，滚铁环、踢毽子这些老游戏则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传统文化——这些做法不依赖大投入，却能让阅读真正走进生活。

“五年深蹲，蹲的不是时间，是机制。”白生银说，“我们不是在‘办活动’，是在搭一个让书和人自然相遇的台子。”

## 小而暖心 让阅读触手可及

在悦庐城市书房的所有尝试中，“小悦”流动阅读车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。

那是一辆改造过的流动服务车，车身刷着醒目的颜色，装着数百本书。它定期开进社区、校园、乡村、景区，甚至夜市和集市。车上播放着全民阅读公益宣传片，停下来时，志愿者就地组织小型的阅读分享或旧书交换。

“书房开在那里，总有人来不了。”白生银说，“那就让书走出去。”

“小悦”的路线是慢慢跑出来的。起初只去附近的社区广场，后来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，就增加了学校的停靠点。再后来，乡村和景区也纳入了路线。一年30多场，风雨无阻，形成了覆盖城乡的“移动书香驿站”。

除了流动车，书房还有许多小而暖心的做法。如“旧物闲集”跳蚤市场，让孩子们在交换中延续书香；如“帐篷书房·沉浸式讲读”，让阅读从一个人默读变成一群人分享；如滚铁环、踢毽子、套圈，这些老游戏被安排在活

区边缘，不为别的，就是让孩子觉得“来书房有意思”。

“很多人不是不爱阅读，是阅读离他们太远了。”白生银说，“我们做的就是缩短这段距离。用什么方法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人愿意停下来，翻开一本书。”

## 扎根社区 把书房变成“舒服的地方”

五年的实践，也让一些问题浮出水面。白生银坦言，活跃人群仍然集中在亲子群体和退休老人，中青年上班族很难进来。“他们太忙了，我们不去硬拉，只是把书房做成一个舒服的地方。你路过，进来坐十分钟也行。十次路过，总有一天会翻开一本书。”

西夏区的阅读推广有一个鲜明特点：不依赖大投入。白生银把这种方法称为“翻译能力”，把“阅读很重要”这句话翻译成具体的、可参与的场景。跳蚤市场是“换书比买书有意思”，帐篷书房是“听别人讲一本书比自己读更有趣”，滚铁环是“来书房也可以玩”。翻译对了，人就来了。

今年的世界读书日，恰逢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施行后的第一个“全民阅读活动周”。政策为阅读提供了制度保障，但在白生银看来，真正的保障不在条文里，“一个孩子去跳蚤市场换到了喜欢的书，回家后把那本换来的书读了两遍，这就是基层阅读推广的‘最后一公里’。”

4月18日下午，活动结束，人群渐渐散去。帐篷收起来了，摊位撤了，但悦庐城市书房的门还开着。五年了，这间书房没有惊人的数据，但它像一棵树，慢慢把根扎进了社区的土壤里。这或许就是一家城市书房给出的最踏实的答案。



老照片里的宁夏

## 斯诺与红城水

郑文著/文 图片由郑文著独家提供

罗山，为宁夏中部干旱带唯一的天然水源涵养地，层峦叠翠，万木参天，幽鸣鸣泉，云生袖底。古时因其峰形如盖，称之盖山，今名罗山。

另据《朔方道志》所载：“富泉，在（镇戎）县西北三十里盖山之南，引以灌田，即今之红城水也。”

我生于宁夏平原，然而多年前第一次至罗山东麓的红城水，依然被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与翠色连天的农耕景象所震撼。这里，全然不是想象中那般干旱缺水所导致的荒瘠，映入眼帘的，唯有壮丽。然而，就是在这片葱茏沃野的大地上，九十年前却发生过载入史册的战事。

1936年7月4日，国民党陕甘宁战区15路军指挥部下令，命负责驰援韦州的马光宗（1949年和平起义将领，时任骑兵二团团长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甘肃省政协常委等职）前往红城水，侦察驻守当地的红军兵力分布，伺机围攻。

次日清晨，马光宗派先头部队搜索前进，自己协同另外三个骑兵团紧随其后向红城水进发。此时，红军在上层仅留少量警戒兵力，马光宗部便迅速占领上塬，并占据了红城水故城。

驻守煤山的红军部队闻讯之后，遂以猛烈的火力发起进攻，战斗异常激烈。15路军指挥部甚至调派飞机助战，投弹四枚，致红军伤亡。

敌机飞抵红城水后发现，红军非但没有想象中的退却迹象，反而就地构筑工事，稳固阵地，积极应战，且红军援军亦在向红城水聚集。马光宗接到空投侦察报告之后，自知不敌红军，率部边打边退，经惠安堡回到其驻防的金积县。

这便是中国工农红军西征期间在宁夏境内的著名战役——“红城水阻击战”。此役，红15军团第75师等部奋勇御敌，毙伤敌300余人（据《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》），从而巩固了西征红军在宁夏的军事部署。



约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红城水娘娘庙。

坐落于同心县下马关镇红城水的娘娘庙，见证了九十年前红军浴血奋战的“红城水阻击战”，当年红军留下的“打倒日本救中国”标语，至今清晰可见。1963年2月，此间作为红城水阻击战指挥部旧址，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列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。

1936年8月29日，东方既白，朝霞初染。在通往红城水的古道上，一队军人策马扬鞭飞驰而过，行如疾风、队列严整，尽显百战精锐之气。而这群疾驰的军人之中，居然还有一位浓眉大眼的外国人，此人正是——埃德加·斯诺。

斯诺亦将此行记忆，书写在著名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之中：“八月二十九日我骑马到红城水（斯诺原文：Hung Ch'eng Shui）去，那是在韦州县的一个风景幽美的小镇，以盛产梨、苹果、葡萄的美丽果园著称，这些果园都是用灌溉渠里的晶莹泉水灌溉的。七十三师一部分驻扎在这里。不远有一个碉堡扼守的山隘和一条临时的战线，没有战壕，却有一系列小地洞似的机枪阵地和圆形的山顶碉堡——泥土堆成的矮矮的防御工事——红军就在这里同敌人对垒，后者一般都撤到五英里到十英里以外的城里去了。这条战线好几个星期没有发生战事了，红军趁此机会进行了休整。”

斯诺先生于战火纷飞中抵达红城水，依然为这里世外桃源般的风光所打动，并记录于厚重的历史之中。

“几个星期没有发生战事”已被红军视为可以借此休整的宁静时光，足见当年战事密集。简陋的机枪阵地、没有战壕的防御工事以及顽强的意志，构成了红军的前沿防线。而斯诺文中所言“（敌人）都已撤到五英里到十英里以外的城里去了”，此处之城，即为韦州。斯诺先生深入敌军近在咫尺的前线，其勇毅之行，令人肃然。



斯诺于1936年在韦州附近拍摄的影像。

非常遗憾的是，在本文作者最新发现的埃德加·斯诺先生1936年于陕甘宁根据地所拍系列原始影像中，没有明确标注为红城水的影像。但这幅标注“韦州附近”的照片，极大可能就是红城水所拍摄。斯诺先生在该影像标注中还体现，这里也有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标语，类似红城水娘娘庙现存标语。

这幅斯诺影像背景中的建筑，形似窑洞却又并非窑洞，其名为“箍窑”。简而言之，箍窑自地面上用土坯箍砌而成，窑洞则是面向崖面或地下挖掘所得。“箍窑”在20世纪末的同心地区依然存在，且作为同心地区的传统建筑技艺，被评定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。

九十年匆匆而过，昔日激烈的战火烽烟早已散去，如今的红城水亦如斯诺笔下那“风景幽美”的景象，区别在于，斯诺所见之宁静仅仅是短暂的战火间隙。

但是，历史却又不曾远去，当年勇往直前的红军战士、深入前线的年轻记者，以及这片土地上发生的苍凉而壮美的往事，都将凝结在红星闪耀的记忆之中，直到永远。

今逢埃德加·斯诺先生访问宁夏九十周年，特撰此文，感受峥嵘岁月，铭记历史沧桑。

## 郭金霞 把“花儿”种进泥土，也种进心里

本报记者 王敏

4月，固原市原州区的山花正开得烂漫。郭金霞站在须弥山脚下的临时舞台上，前面是挤满了老乡的田埂。从镇北堡西部影城每年一千二百场的景区演出，到如今深入田间地头的乡村巡演，这位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花儿”代表性传承人，30多年来只做了一件事：让更多人听见宁夏“花儿”。

## 三位恩师 传唱“花儿”

郭金霞的“花儿”，最早是从母亲的灶台边听来的。“小时候我不知道那叫花儿，就觉得妈妈一边做饭一边哼的那个调调特别好听。”母亲马兰英是普通的农村妇女，日子紧巴却不抱怨。那些从她嘴里流淌出来的曲调，粗糙、滚燙，带着泥土和烟火气。母亲教给她的不是技巧，而是一种骨子里的韧劲儿——“花儿”里最动人的，从来不是华丽的嗓音，而是生活压不垮的那口气。

很多人问郭金霞：唱了这么多年，哪一场最难忘？

她想起一个下午。那天，镇北堡西部影城戏园子坐满了人，她唱完两首，一个南方口音的老人喊住她：“丫头，你唱的是不是西北的花儿？能不能再唱一首？”“那一瞬间，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。”那天她一连唱了三四首，虽然疲惫，心里是烫的。

真正让郭金霞把“花儿”当成一辈子的事情，是在镇北堡西部影城。她在这里一唱就是八年，每天四场，一年一千二百多场。

真正让她“开窍”的，是两位恩师。一位是高级教师唐祥，另一位是宁夏歌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存琴——八十年代大型花儿歌舞剧《曼苏尔》中三公

真的让郭金霞彻底被“花儿”击中的，是2015年的一次自费采风。她听说兰州石佛沟有一场民间花儿歌会，便一个人坐车赶到山口。到了目的地，她愣住了：舞台坐落在四面环山的凹地里，从山头到舞台边缘挤满了人。当地百姓搬着自家小板凳，远处的老乡背着干粮，天不亮就来抢位置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

着幸福的神情。一首首花儿漫出来，唱的是劳动人民的辛酸与悲凉，时而高亢，时而婉转，回荡在大山之中。“我被震撼到了。”郭金霞说。当她走上那个舞台，音乐响起的刹那，思绪飘得很远，直到台下掌声雷动，她才回到现实，“也就是那一次，我真正感受到我做的这件事是多么有意义！”

## 从影城到全国 从舞台到田野

“看到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试验基地’那块金字招牌，就觉得有责任让更多人知道花儿。”郭金霞说。这份使命感支撑她走向更广阔的舞台：2015年随宁夏文化代表团赴台湾演唱；2019年参加山西“爱在七夕”中国情歌会；2025年参加青海西北五省（区）“花儿”演唱会、山西黄河流域民歌展演；2026年春节前后，她在“看见贺兰”沉浸式演艺小镇连续七天为游客献唱……仅2025年一年，她累计参加各类展演、交流活动超过四十场。

传承不能光靠舞台上的掌声。郭金霞把大量时间花在课堂和社区里。2025年9月，她走进银川景博学

校的灶台边听来的。郭金霞把“花儿”当成一辈子的事情，是在镇北堡西部影城。她在这里一唱就是八年，每天四场，一年一千二百多场。

真正让她“开窍”的，是两位恩师。一位是高级教师唐祥，另一位是宁夏歌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存琴——八十年代大型花儿歌舞剧《曼苏尔》中三公

真的让郭金霞彻底被“花儿”击中的，是2015年的一次自费采风。她听说兰州石佛沟有一场民间花儿歌会，便一个人坐车赶到山口。到了目的地，她愣住了：舞台坐落在四面环山的凹地里，从山头到舞台边缘挤满了人。当地百姓搬着自家小板凳，远处的老乡背着干粮，天不亮就来抢位置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

## 唱给自己听 演给懂的人

从母亲的灶台，到影城的戏园子；从兰州石佛沟的大山，到固原原州区的田埂；从教一个餐饮老板唱一首花儿，到给几百个孩子上一堂课——郭金霞用30多年时间，把“花儿”这首古老的民歌，唱成了一条不断流的河。